

#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

(第三辑)

张懋镕 著



# 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

## (第三辑)

张懋镕 著

科学出版社  
北京

## 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作者的第三本论文集，与前两本论文集性质相同，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的青铜器及其铭文。共收入论文 41 篇，主要是作者近四年来的新作。书中既有关于新出青铜器意义价值的探讨，也有结合其他青铜器，对某一类、某一地区、某一国族、某一时段的青铜器做综合研究的文章。并通过对青铜器形制、纹饰、铭文的多方面研究，探索商周历史文化的特  
点与变迁。

本书可供青铜器、古文字、先秦史方面的研究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、阅读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·第三辑 / 张懋镕著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03-028305-4

I. ①古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汉字: 古文字 - 文集 ②青铜器(考古) - 中国 - 文集 IV. ①H121-53 ②K876. 41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35742 号

责任编辑: 海 宁 / 责任校对: 宣 慧

责任印制: 赵德静 / 封面设计: 陈 敬

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\*

2010 年 7 月 第 一 版 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2010 年 7 月 第 一 次 印 刷 印张: 19 插页: 1

印数: 1—1 400 字数: 451 000

定 价: 128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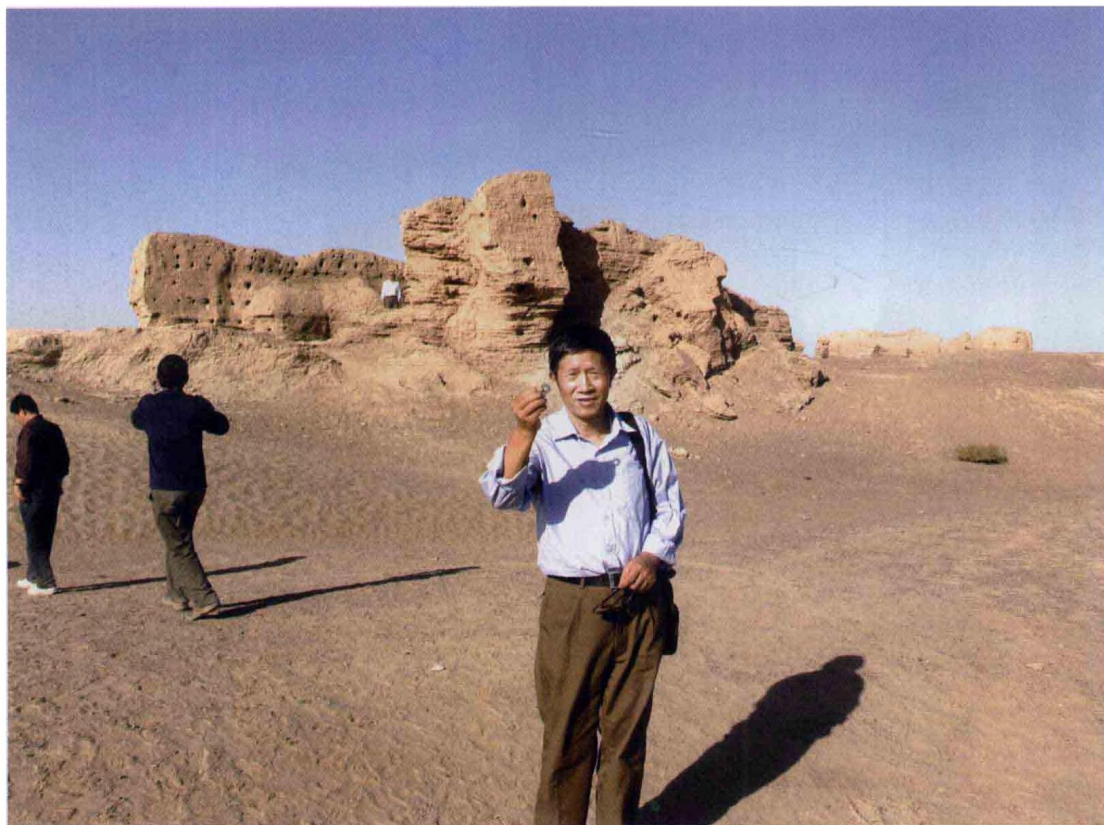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)



2008年10月15日在李学勤老师家中



2008年11月12日在日本名古屋大学作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演讲



2008年10月1日在居延地区考察古城遗址时发现一枚西汉五铢钱



2007年5月15日在先秦史苏州会议期间游览太湖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  
出版基金资助出版

# 目 录

## 壹 古文字考释

- 一千年来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评 ..... (3)
- 再论“周人不用日名说” ..... (23)
- 再论“周人不用族徽说” ..... (27)
- 关于探索“复合族徽”内涵的新思路 ..... (31)
- 新见西周金文丛考 ..... (35)
- 遣伯盨铭考释 ..... (49)

## 贰 新出青铜器研究

- 城固县出土有铭商代青铜器小议 ..... (57)
- 采获簋小考 ..... (60)
- 首阳斋藏金两议 ..... (64)
- 苏公盘鉴赏 ..... (69)
- 芮媯簋赏析 ..... (72)
- 宽儿缶小议 ..... (75)
- 芮公簋盖识小——兼论垂冠大鸟纹 ..... (80)
- 试论新见宜阳鼎的年代 ..... (89)
- 试论西安新出土汉代九鼎的意义 ..... (91)

## 叁 青铜器综合研究

-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 ..... (107)
- 试论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 ..... (128)
- 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——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 ..... (139)
- 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——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 ..... (146)
- 夷日匝研究——兼论商周青铜器功能的转化问题 ..... (155)
- 再议青铜盆——从新发现的中市父盆谈起 ..... (164)
- 试论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卣的特点及其意义 ..... (170)
- 关于扶风红卫村出土“列卣”的思考 ..... (175)

芮国铜器初探——附论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的国别 .....	(183)
铜盃小议 .....	(188)
谈谈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宜侯矢簋论争给我们的启示 .....	(190)
试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特点及其他 .....	(194)
试论青铜器纹饰的布局特点及其艺术效应 .....	(198)

#### 肆 三角缘神兽镜研究

试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.....	(209)
再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.....	(213)
关于在中国调查三角缘神兽镜的基本思路与方法——三论洛阳发现的三角缘神兽镜 .....	(217)

#### 伍 商周文化比较研究

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变——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一 .....	(227)
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变迁——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二 .....	(245)
金文所见商周之际诸兄地位的变迁——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三 .....	(270)

#### 陆 书 评

东征陕军中的一员大将——记王辉先生及其新作《高山鼓乘集》 .....	(277)
李朝远：新时期青铜器研究的代表人物——重读《青铜器学步集》 .....	(281)
20世纪西周青铜器研究的殿军之作——评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》 .....	(285)
新版《殷周金文集成》新意迭出 .....	(287)
一部令人惊异的好书——读《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彙编》 .....	(290)
评《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》 .....	(292)
一本具有现代学术前沿水平的田野考古报告集——《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》读记 .....	(294)
后记 .....	(298)



# 壹 古文字考释



# 一千年来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述评

商周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，据统计几乎占全部商周金文数量的一半<sup>[1]</sup>，对于这些族徽文字的整理考释，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<sup>[2]</sup>。自北宋吕大临《考古图》等著录商周族徽文字以来，迄今已有近千年的研究历史。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：1) 草创期：自北宋至清末，此时已将一些族徽文字隶定出来，但有不少谬误，认识到这种文字的性质即与族氏有关，但这种认识比较模糊，并不系统；2) 更新期：民国初年至70年代前期，以郭沫若“族徽说”为代表的科学观点，为族徽文字的研究指明了方向，标志着族徽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；3) 兴盛期：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，研究者充分利用经科学发掘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，将族徽文字、考古资料、文献记载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使族徽文字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果。为了便于对一千年来族徽文字的研究成果做一总结，本文拟从八个方面来评说。

## 一、关于族徽文字的名称问题

关于这类特殊的铭文，学术界有多种称谓，如吴大澂、王国维的“象形字”说<sup>[3]</sup>，容庚、唐兰的“图形文字”说<sup>[4]</sup>，沈兼士的“文字画”说<sup>[5]</sup>，郭沫若的“族徽文字”说<sup>[6]</sup>，林沄的“早期铜器铭文”说<sup>[7]</sup>，高明的“徽号文字”说<sup>[8]</sup>，裘锡圭的“族名文字”说<sup>[9]</sup>，胡平生的“记名铭文”说<sup>[10]</sup>，李学勤的“族氏铭文”说<sup>[11]</sup>，张振林的“族氏文字”、“族氏记号”说<sup>[12]</sup>，朱歧祥的“家族记号”说<sup>[13]</sup>，刘雨的“特殊铭刻”说<sup>[14]</sup>，林巳奈夫的“旗上之物”说<sup>[15]</sup>。那么，用哪一个称谓比较妥当呢？

衡量一个概念性的名词是否选用得当，有两个条件：1) 是否能直奔主题，揭示这个概念的本质；2) 是否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最大限度地反映这个概念的本质。早在北宋时期，吕大临、王黼、薛尚功等学者已经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指出它们是族名、氏名，而目前在学术界几乎没有人怀疑它们是族名、氏名。因此所谓“象形字”、“图形文字”、“文字画”、“早期铜器铭文”、“记名铭文”、“特殊铭刻”、“旗上之物”等提法都没有抓住这类铭文的本质，显得过于宽泛含混。胡平生先生指出：

“记名铭文”过去被称为“图形文字”。郭沫若先生在30年代曾提出：“此等图形文字，乃古代国族之名号”。但是，近年来发现有些“图形文字”可能并非“族名”，而是“私名”。因此本文把这类铭文称之为“记名铭文”<sup>[16]</sup>。

胡先生的担心是有道理的。裘锡圭先生也赞同这种说法。刘雨先生认为：在没有完全搞

清其内容的情况下，我们不妨暂称其为“特殊铭刻”<sup>[17]</sup>。诚然，在目前所谓的族徽文字中，确有一些是个人的私名，可能还有一些是用来表示其他意义的。问题是：虽然我们还不能保证将所谓的私名之类的东西统统从中剥离出来，但这一部分毕竟属少数，大部分族徽文字已为我们所认识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，用“族徽文字”或“族氏文字”的称谓在概念上更明确一些，而目前学术界也倾向于使用“族徽文字”或“族氏文字”这一称谓。

在“族徽文字”、“徽号文字”、“族名金文”、“族氏文字”、“族氏符号”等性质相同而称呼略有差别的术语中，我们认为用“族徽文字”更贴切。其中“族”字相当于“族氏”、“族名”。氏与族虽有区别，但在概括性极强的术语中，是可以相互包含、替代的。显然，用“族”指代“族氏”、“族名”，用词更为简洁。而“徽”字有标志、符号的意思，恰好将族徽文字这种近似图案、象形性强的特点勾画了出来。正如林沅先生所言：

“族徽”又有不同于一般文字的特点：第一，构成“族徽”的诸部分符号，虽本身均可考定为文字符号，但往往不按文字的排列方式而以特殊方式结合。第二，“族徽”和其他部分铭文的结合，有时也违反文字排列的常规。……如要勉强做比方的话，近似于我们今天用文字符号加图案化而构成商标、厂徽等的做法<sup>[18]</sup>。

林沅先生这段话十分透彻地道出了“族徽”的“徽”字的全部含义。所以，“族徽”二字比“族氏”、“族名”更简洁、准确地表述了它的含义。当然，“族氏文字”与“族徽文字”并无大的区别，均可通行使用。

必须重申：我们所说的族徽文字，就是指早期铜器上出现的单字，这些单字后来往往连缀在一篇短铭的开首或末尾。我们从来没有想用“族徽”文字去解释一切早期铜器铭文，因为这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。

## 二、关于“族徽文字”的性质

所谓性质，包含两层意思：第一，它们是否为文字；第二，它们的本质是什么。

对此，宋代学者已经做了初步的研究。如木父己卣，吕大临《考古图》曰：“云木者，恐氏族也。”<sup>[19]</sup>如蜚鼎，《博古图》云：“蜚虽微物而善毒人。”<sup>[20]</sup>已知此为蝎子之象形。将其隶定作蜚，不论准确与否，作者已认识到它是文字，而非图画。再如从单尊，铭曰：“作从单。”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云：“单，其姓也。”<sup>[21]</sup>古父丁彝，薛尚功云：“古者名或氏也。”史卣，薛氏云：“有以史为氏族者，因官而受氏焉。”冀父辛卣，薛氏云：“冀者，国名也。”尽管宋人对于国名、氏名、族名、姓名、私名尚不能区分，但指出其为文字，且与国名、氏名、族名相联系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说明宋代学者已触摸到了族徽文字的本质，尽管这种认识时而清楚，时而模糊。到了清代，对于以上文字的认识并未有胜出之处。近年有些研究族徽文字的论著，对宋人的贡献未给予客观的评价，这有欠公允。所以还是王国维说得中肯：

国朝乾嘉以后，古文之学颇盛，辄鄙薄宋人之书，以为不屑道。窃谓《考

古》、《博古》二图，摹写形制、考订名物，其用力颇巨，所得亦多，……至于考释文字，宋人也有凿空之功，国朝阮（元）、吴（式芬）诸家，不能出其范围（《宋代金文著录表序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六第296页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）。

这里当然也包括对族徽文字的考释。值得注意的是：宋人在礼制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复古倾向，使得他们更容易触摸到上古思维的核心。

诚然，在一千年前，宋人对于族徽文字的理解，还处于朦胧的阶段。而第一个给族徽文字以科学解释的是郭沫若。他在1930年发表的《殷彝中图形文字之一解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此等图形文字，乃古代国族之名号，盖所谓‘图腾’之子遗或转变也。”<sup>[22]</sup>他提出了“族徽”文字的概念。他的这一创见，不仅道出了族徽文字的本质，而且为利用这些文字探索上古国族的内涵，进而研究商周历史的相关问题指明了方向。在族徽文字方面，郭沫若超过了他的同辈。他之所以能洞察秋毫，在于他站在历史的高度，不是为考释文字而考释，而是为了研究古代社会，一如他对甲骨文、石刻文的研究。他的这一思想理念，至今对我们研究族徽文字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。在他之后，容庚、丁山等学者采信其说法，并做了进一步的论证、阐释、补充以及修正。

容庚在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中，肯定了郭沫若的发明，同时也指出其失误之处：有时将族徽文字误作“作器者之名”<sup>[23]</sup>，并补充了一些族徽文字的实例。后来林沅先生在《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》一文中，又正确指出：“族徽不是由‘姓’构成的，而是表示族名的。”<sup>[24]</sup>李学勤先生也列举了莫井、息、己并和木羊等例子，论证其为氏名<sup>[25]</sup>（图一）。这些都有利于对族徽文字性质的进一步了解。

时至今日，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族徽文字不是文字而是图形，如沈兼士<sup>[26]</sup>、汪宁生<sup>[27]</sup>等先生。近年来，朱歧祥先生又做过系统研究，指出族徽文字与单纯的文字有区别，即：1）刻写位置不固定，或置于句末或置于句首、句中；2）词位不固定；3）图形对称美观；4）形体不固定；5）不成文意；6）复合体的交错出现<sup>[28]</sup>。确实，族徽文字有别于一般文字的特殊点就在于：族徽文字产生的年代早于一般文字，在发展过程中，出于族的徽号所具有的神圣性质，其变化幅度又较一般文字为小，所以它更多地保留了中国早期文字的象形特征。按照中国文字来源于图画的观点，这类族徽文字形态更接近于图画，因此它与一般的文字有所不同，所以在辨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困难。但这并不能改变族徽文字之所以是文字的基本性质。关于这一点，李孝定先生在《从金文中的图画文字看汉字文字化过程》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论证<sup>[29]</sup>。他认为金文中的族徽通过抽象化、简化、



作册折尊

图一 《集成》11.6002

繁化（简化是主流，但也有少数繁化的例证）、声化等途径而演变为后来的文字。这有助于认识族徽文字的性质以及它和其他文字的关系。

### 三、关于族徽文字的界定问题

在族徽文字的性质与名称问题上之所以存在上述种种纠纷，原因之一是族徽文字的界定有一定难度。象形性较强的早期铜器铭文并不都是族徽文字，因此首先需要将族徽文字从中剥离出来。

#### （一）关于“族徽”与私名的区分

1981年，林沅先生在《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》中指出，“族徽”说之所以受到责难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有效地将“族徽”与私名区分开来，混淆一起，自然影响到对族徽性质的看法。例如“𠄎射”之“射”（图二）、“𠄎弘”之“弘”（图三）就是私名，而非族徽<sup>[30]</sup>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前边已经谈到，研究族徽文字的目的之一，是要分析上古族氏的居住、迁徙、构成等情况。若将私名误作族名，会凭空增添并不存在的族氏；而将族名误作私名，又会失去很有价值的金文资料。



𠄎  
射  
爵

图二 《集成》13.8246



𠄎  
弘  
勺

图三 《集成》16.9915

2000年笔者写了一篇文章《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》，列出了区分族徽与私名的六条标准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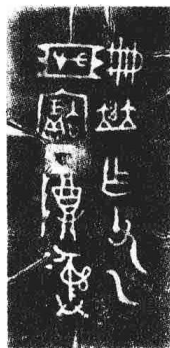
- (1) 族徽文字一般多属殷代，自西周早期开始，私名大量出现在铜器上。
- (2) 一般来说，族徽文字出现的频率要大大高于私名。
- (3) 族徽相对于私名来说，象形性更强（图四）。
- (4) 早期族徽文字常常以单独形式出现。
- (5) 族徽文字的独立性强，其在铜器上的位置，与别的铭文有所区别（图五）。
- (6) 族徽文字在铭首（图六）、铭中（图七）或铭末出现，而私名一般都在铭首（图八）。

我们认为，族徽与私名的区分之所以困难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部分私名随着时代的迁移而转化为族徽。如商代晚期铜器上的私名“子黑”，到了西周早期成了族氏名。因此要注意分析族徽文字的载体——青铜器的年代特征<sup>[31]</sup>（图九）。



鳥且犧尊

图四 《集成》 11. 5514



遊作父乙尊

图五 《集成》 11. 5944



者媯方尊

图六 《集成》 10. 5936



小子省卣

图七 《集成》 11. 5394. 1



賁作父辛尊

图八 《集成》 11. 58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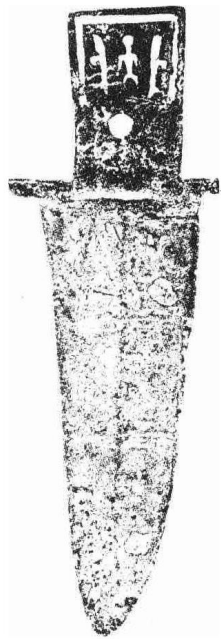


噶士卿父戊尊

图九 《集成》 10. 5985

## （二）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

要正确界定族徽文字，还必须深入掌握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。林沅先生在《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》中指出：“族徽文字有两点不同于一般文字”，第一，“不按文字的排列方式而以特殊方式结合”；第二，“族徽”和其他部分铭文的结合，有时违反文字排列的常规<sup>[32]</sup>。张亚初、刘雨先生在《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》中认为：“族氏铭文有时为了追求美观、对称，经常采取一字重复对称出现的写法。”<sup>[33]</sup>笔者在《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》中归纳出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：1) 简化；2) 位置变易；3) 勾勒与填实；4) 装饰图案（图一〇、图一一）<sup>[34]</sup>。何景成博士综合诸家研究，也归纳出六点：1) 象形性较一般文字强；2) 对称装饰；3) 简化；4) 位置变易；5) 勾勒与填实；6) 装饰图案<sup>[35]</sup>。正是由于以上特点，使族徽文字十分难以认识。洞察族徽文字的特点，表明学界对族徽文字的排列、组合、结构形式有了新的了解。

天  
戈

图一〇 《集成》17. 10630

天  
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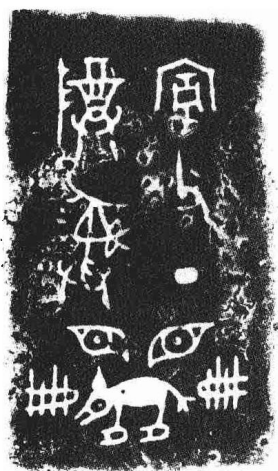
图一一 《集成》17. 10649

## （三）族徽文字与非族徽文字的联缀

笔者在《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》一文中，指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研究进展缓慢的第二个原因是：族徽文字往往与非族徽文字以连缀形式出现，当我们尚无能力区分时，往往把非族徽文字当做族徽文字看待。二者连缀的形式以“册”、“亚”、“子”与族徽文字连缀为多<sup>[36]</sup>。在分析了大量实例后，笔者指出，“册”



是作册的省称，它与族徽文字连缀是表明某一族氏的出身（图一二）；同理，“亚”也是出身或职事的一种表现形式（图一三）。这一点，李学勤先生早在1987年就指出：亚“大约就是亚旅，即众大夫”<sup>[37]</sup>。它们不是族徽文字，但考虑到它们与族徽结合，以一种比较稳定的形式出现，暂称之为“准族徽文字”。严志斌先生反对把“册”、“子”称为“准族徽铭文”，而原则上同意将“亚”称之为“准族徽文字”<sup>[38]</sup>。对此，何景成在其博士论文中也认为“册”、“亚”都是职事性铭文，并补充了“贾”、“小臣”、“田”等职事性铭文，指出它们“虽本身并不作为族氏铭文，但却略具族氏铭文的意义”<sup>[39]</sup>。和笔者的看法基本相同。



室  
父  
丁  
殷

图一二 《集成》6.3604



孝  
貞

图一三 《集成》10.5377

#### （四）鉴别族徽文字的标准

从总体上来说，如何鉴别哪些是族徽文字呢？朱凤瀚先生在《商周家族形态研究》一书中讨论“甲骨刻辞中商人族氏名号的确认”问题时指出：如果某一“名号是一族族名号，且他率领有一个集体，有一块属地，此集体与其属地或亦以其相同的名号为称，那么即可认为卜辞中的这个名号同时也是一个族的名号”<sup>[40]</sup>。其中有些名号如鬯是可以与商周金文中的族徽文字资料相联系的，从而确定像鬯这样的早期铜器铭文显然是族名，或曰族徽文字。

2005年，何景成在其博士论文中，归纳出确定族徽文字的六条标准<sup>[41]</sup>：

（1）一个“象形性较强的早期铜器铭文”如果在甲骨文中以族名的形式出现，那么可以认定它是一个族氏名号。

（2）如果一个家族墓地的不同年代的墓葬中出有相同的此类铭文，那么可以认为此类铭文是这个家族的族氏名号。

（3）如果一个家族的铜器窖藏里，不同辈分的人所作器物上铸有此类同样的铭文，